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明代历史演义

(五)

[民国] 蔡东藩撰

目摇摇录

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第 八 十 回 | 摇摇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| 员 |
| 第 八 十 一 回 | 摇摇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| 怨 |
| 第 八 十 二 回 | 摇摇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| 苑 |
| 第 八 十 三 回 | 摇摇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| 苑 |
| 第 八 十 四 回 | 摇摇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| 獠 |
| 第 八 十 五 回 | 摇摇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| 颶 |
| 第 八 十 六 回 | 摇摇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| 颶 |
| 第 八 十 七 回 | 摇摇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| 缘 |
| 第 八 十 八 回 | 摇摇 兴党狱缙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| 缘 |
| 第 八 十 九 回 | 摇摇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| 苑 |
| 第 九 十 回 | 摇摇 惩淫恶阖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| 愿 |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|
| 第九十一回 |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| | 愿 |
| 第九十二回 |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| | 怨 |
| 第九十三回 |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| | 源 |
| 第九十四回 |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| | 员 |
| 第九十五回 |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歿卢象升 | | 怨 |
| 第九十六回 |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| | 苑 |
| 第九十七回 |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 | | 缘 |
| 第九十八回 | 抗秦楚闯王僭号 掠东西献贼横行 | | 猿 |
| 第九十九回 |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| | 圆 |
| 第一百回 |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| | 圆 |

第八十回 摇摇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

摇摇却说内官韩本用等,既拿住莽汉,即缚付东华门守卫,由指挥朱雄收禁。越宿,皇太子据实奏闻,当命巡城御史刘廷元,秉公讯鞫。廷元提出要犯,当场审问。那罪犯自供系蓟州人,姓张名差。两语以外,语言颠倒,无从究诘。廷元看他语似疯癫,貌实狡猾,再三诱供,他总是信口乱言,什么吃斋,什么讨封,至问答了数小时,仍无实供,惹得廷元讨厌起来,立即退堂,奏请简员另审。乃再命刑部郎中胡士相、岳骏声等复审,张差似觉清楚,供称:“被李自强、李万仓等,烧我柴草,气愤已极,意欲叩阍声冤,特于四月中来京,从东走入,不识门径,改往西走。遇着男子二人,畀我枣木棍一条,谓执此可作冤状,一时痴迷,闯入宫门,打伤守门官,走入前殿,被擒是实。”士相等以未得要领,难下断词,仍照廷元前奏,复旨了事。当时叶向高因言多未用,引疾告归,改用方从哲、吴道南为阁臣,资望尚轻,不敢生议。但与刑部商议,拟依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石伤人律,加等立斩。草奏未上,会提牢主事王之箴,散饭狱中,私诘张差。差初不肯承,嗣复云不敢说明。之箴麾去左右,但留二吏细问。差乃自称:“小名张五儿。父名张义,已经病故,近有马三舅李外父,叫我跟一不知姓名的老公公,依他行事,并约事成当给我田地。我跟他到京,入一大宅,复来一老公公,请我吃饭,并嘱咐我道:‘你先冲一遭,撞着一个,打杀一个,杀人不妨,我等自能救你。’饭罢后,遂导领我由厚戟门,入慈庆宫,为守门所阻,被我击伤。后因老公公甚多,遂被缚住了。”之箴知老公公三字,系是太监的通称,

复问马三舅李外父名字,及所入大宅的住处。差又答非所问。且云:“小爷福大,就是柏木棍琉璃棍等,也无从下手,何况这枣木棍呢?”之箴问了数次,总无实供,乃出狱录词,因侍郎张达以闻。并云:“差不癫不狂,有心有胆。惧以刑罚不招,示以神明仍不诏,啜以饮食,欲语又默。但语中已涉疑似,乞皇上御殿亲审,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审,自有水落石出的一日。”户部郎中陆大受,及御史过庭训,复连疏请亟讯断,均留中不报。

庭训乃移文蓟州,搜集证据,得知州戚延龄复报,具言:“郑贵妃遣宫监至蓟,建造佛寺,宫监置陶造髻,土人多鬻薪得利。差亦卖田贸薪,为牟利计,不意为土人所忌,纵火焚薪。差向宫监诉冤,反为宫监所责,自念产破薪焚,不胜愤懑,激成疯狂,因欲上告御状,这是张差到京缘由。”廷臣览到此文,均说差实疯癫,便可定案。员外郎陆梦龙,入告侍郎张达,谓事关重大,不应模糊了案,乃再令十三司会鞫。差供词如故,梦龙独设词劝诱,给与纸笔,命绘入宫路径,并所遇诸人姓名,一得要领,许他免罪,且准偿还焚薪。张差信为真言,喜出望外,遂写明:“马三舅名三道,李外父名守才,同住蓟州井儿峪。前云不知姓名的老公公,实是修铁瓦殿的庞保,不知街道的住宅,实是朝外大宅的刘成。三舅外父,常到庞保处送灰,庞、刘两人,在玉皇殿前商量,与我三舅外父,逼我打上宫中。若能打得小爷,吃也有了,穿也有了,还有姊夫孔道,也这般说。”写毕数语,复随笔纵横,略画出入路径,当即呈上。梦龙瞧毕,递示诸司道:“案情已露,一俟案犯到齐,便可分晓,我说他是未尝疯癫呢。”便佯慰张差数语,令还系狱中,即日行文到蓟州,提解马三道等。一面疏请法司,提庞保、刘成对质。庞、刘

均郑贵妃内侍,这次由张差供出,饶你郑贵妃能言舌辩,也洗不净这连带关系。就是妃兄郑国泰,也被捏做一团糟,担着无数斤两。国泰大惧,忙出揭白诬。给事中何士晋,直攻国泰,且侵贵妃,疏词有云:

罪犯张差,挺击青宫,皇上令法司审问,原止欲追究主使姓名,大宅下落,并未直指国泰主谋。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,刑曹之勘疏未成,国泰岂不能从容少待?辄尔具揭张皇,人遂不能无疑。若欲释疑计,惟明告贵妃,力求皇上速令保、成下吏考讯,如供有国泰主谋,是大逆罪人,臣等执法讨贼,不但贵妃不能庇,即皇上亦不能庇。设与国泰无干,臣请与国泰约,令国泰自具一疏,告之皇上,嗣后凡皇太子皇长孙,一切起居,俱由国泰保护。稍有疏虞,即便坐罪,则人心贴服,永无他言。若今日畏各犯招举,一惟荧惑圣聪,久稽廷讯,或潜散党羽,使之远遁,或阴毙张差,以冀灭口,则国泰之罪不容诛,宁止生疑已耶?臣愿皇上保全国泰,尤愿国泰自为保全,用敢直陈无隐,幸乞鉴察!

先是巫蛊一案,词已连及郑贵妃内侍,至是神宗览到此疏,不禁心动,便抢步至贵妃宫中。当由贵妃迎驾,见帝怒容满面,已是忐忑不定,嗣经神宗袖出一疏,掷示贵妃,贵妃不瞧犹可,瞧着数行,急得玉容惨淡,珠泪双垂,忙向驾前跪下,对泣对诉。神宗唏嘘道:“廷议汹汹,朕也不便替你解免,你自去求太子便了。”言毕自去。贵妃忙到慈庆宫,去见太子,向

他哭诉,表明心迹,甚至屈膝拜倒。太子亦慌忙答礼,自任调护。贵妃方起身还宫。太子即启奏神宗,请速令法司具狱,勿再株连。于是神宗亲率太子皇孙等,至慈宁宫,召阁臣方从哲、吴道南,及文武诸臣入内,大众黑压压地跪满一地。神宗乃宣谕道:“朕自圣母升遐,哀痛无已,今春以来,足膝无力,每遇节次朔望忌辰,犹必亲到慈宁宫,至圣母座前行礼,不敢懈怠。近忽有疯子张差,闯入东宫伤人,外廷遂有许多蜚议。尔等谁无父子,乃欲离间朕躬么?”说至此,又复执太子道:“此儿极孝,朕极爱惜。”言未已,忽闻有人发声道:“皇上极慈爱,皇太子极仁孝,无非一意将顺罢了。”神宗听不甚悉,问系何人发言,左右复奏道:“是御史刘光复。”神宗变色道:“什么将顺不将顺?”光复犹大言不止,恼得神宗性起,喝称锦衣卫何在!三呼不应,遂令左右将光复缚住,挺杖交下。神宗又喝道:“不得乱殴,但押令朝房候旨。”左右押光复去讫。方从哲等叩头道:“小臣无知乱言,望霁天威!”神宗怒容稍敛,徐徐谕道:“太子年已鼎盛,假使朕有他意,何不早行变置,今日尚有何疑?且福王已就藩,去此约数千里,若非宣召,他岂能飞至么?况太子已有三男,今俱到此,尔等尽可视明!”随命内侍引三皇孙至石级上,令诸臣审视道:“朕诸孙均已长成,尚有何说?”复顾问太子道:“尔有何语,今日可对诸臣尽言。”太子道:“似此疯癫的张差,正法便了。何必株连。外廷不察,疑我父子,尔等宁忍无君?本宫何敢无父?况我父子何等亲爱,尔等何心,必欲令我为不孝子么?”神宗待太子言毕,复谕群臣道:“太子所说,尔等均已听见否?”群臣齐称领悔,随命大众退班,乃相率叩谢而出。隔了数日,罪案已定,张差磔死,马三才等远流,李自强、李万仓,笞责了案。嗣将庞保、刘成,杖

毙内廷。王之^籀为科臣徐绍吉等所劾,削职为民。何士晋外调,陆大受夺官,张达夺俸,刘光复拘系狱中,久乃得释。惟梦龙独免。总计神宗久居深宫,不见百官,已是二十五年,此番总算朝见群臣,藉释众疑,这也不必细说。

越年,为万历四十四年,清太祖努尔哈赤,崛起满洲,建元天命,后来大明国祚,便被那努尔哈赤的子孙,唾手夺去,这真是明朝史上,一大关键呢。相传努尔哈赤的远祖,便是金邦遗裔。金邦被蒙古灭亡,尚有遗族逃奔东北,伏处长白山下。清室史官,颂扬神圣,说有天女下降,共浴池中,长名恩古伦,次名正古伦,幼名佛库伦。会有神鹊衔一朱果,堕在佛库伦衣上,佛库伦取来就吃,竟致成孕,十月满足,生下一男,取名布库哩雍顺,姓爱新觉罗氏。养了数年,渐渐长成。他用柳条编成一筏。乘筏渡河,流至一村。村中只有三姓,方在构衅,见有一人漂至,惊为异人,迎他至村,愿奉为主子,相率罢兵。巧有村中老丈,爱他俊伟,配以爱女伯哩,他便安心居住,部勒村民,成一堡寨,号为鄂多哩城。自是子孙相继,传至孟特穆,渐渐西略,移住赫图阿拉地。赫图阿拉,即后来奉天省的兴京。孟特穆四世孙,名叫福满,福满有六子,第四子觉昌安,缵承基绪,余五子各筑城堡,环卫赫图阿拉城,统名宁古塔贝勒。觉昌安又生数子,第四子塔克世,即努尔哈赤父亲,努尔哈赤天表非常,勇略盖世。时明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,与图伦城尼堪外兰,合兵攻古埒城。古埒城主阿太章京的妻室,便是觉昌安的女孙,努尔哈赤的从姊。觉昌安恐女孙被陷,偕塔克世率兵往援,协守城池。成梁不能克,尼堪外兰诡往招抚,城中人为所煽惑,开门迎降。阿太章京,及觉昌安父子,竟死于乱军中。努尔哈赤年方二十有五,闻祖父被害,大哭一场,誓报大仇,乃

捡得遗甲十五副，往攻尼堪外兰。尼堪外兰屡战屡败，屡败屡走，及逃入明边，努尔哈赤遂致书明朝边吏，请归还祖父丧，及拿交尼堪外兰。明边吏转达明廷，明神宗方承大统，不欲糜兵，便许归觉昌安父子棺木，并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，加龙虎将军职衔。努尔哈赤北面受封，只因尼堪外兰未曾交到，仍遣差官往索。明边吏也得休便休，索性拿住尼堪外兰，交给与他。他斩了仇人，才与明朝通好，岁输方物，一面招兵买马，拓地图强。

其时辽东海滨，共分四部，一名满洲部，努尔哈赤实兴于此。一名长白山部，一名东海部，一名扈伦部。扈伦部又分为四，首叶赫，次哈达，次辉发，次乌拉。叶赫最强，明廷亦随时羁縻，倚为屏蔽，称作海西卫。叶赫主闻努尔哈赤崛起满洲，料他具有大志，竟欲趁早翦除，遂纠合哈达、辉发、乌拉三部，并及长白山下的珠舍哩、纳殷二部，又去联络蒙古的科尔沁、锡伯、卦勒察三部，共得三万余人，来攻满洲。哪知努尔哈赤厉害得很，一场战争，被他杀得七零八落，大败亏输。各部陆续降顺努尔哈赤，只叶赫靠着明朝，始终不服。明廷屡发兵帮助，且遣使责备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心甚不平，就背了明朝，自做满洲皇帝，筑殿立庙，创设八旗制度，屏去万历正朔，独称天命元年。过了二载，努尔哈赤竟决计攻明，书七大恨告天，集兵二万，直趋抚顺。降守将李永芳，击死援将张承荫、颇廷相、蒲世芳等人，辽东大震。

大学士方从哲，保荐了一个人材，称他熟悉边情，可任辽事。看官道是何人？便是前征朝鲜，讳败为胜的杨镐。神宗遂起镐为兵部尚书，赐他尚方宝剑，往任辽东经略。镐到了辽东，满洲兵已克清河堡，守将邹储贤、张旆战死，副将陈大道、

高铉逃回。镐请出尚方剑,将两逃将斩首示众,随即四处传檄,令远近将士,赶紧援辽,自己恰按兵不动。次年新春,蚩尤旗出现天空,光芒闪闪,长可竟天。都下人士,料有兵祸。偏大学士方从哲,与兵部尚书黄嘉言等,迭发红旗,催镐进兵。镐不得已统兵出塞,幸四处已到了许多兵马,叶赫、朝鲜,也各来了二万人。当下派作四路,分头前进。中路分左右两翼,左翼兵委山海关总兵杜松统带,从浑河出抚顺关,右翼兵委辽东总兵李如柏统带,从清河出鸦鹊关,开原总兵马林,与叶赫兵合,从开原出三岔口,称左翼北路军,辽阳总兵刘綎,与朝鲜兵合,从辽阳出宽甸口,称右翼南路军。四路兵共二十多万,镐却虚张声势,号称四十七万,约于季春初吉,至满洲境内东边二道关会齐,进攻赫图阿拉城。努尔哈赤亦倾国而来,凑足十万雄师,抵敌明军。杨镐徐徐东进,每日间四遣侦骑,探听各路消息,忽有流星马报到,杜总兵至吉林崖,被满洲伏兵夹击,中箭身亡,全军尽覆了。镐大惊道:“有这等事么?”未几,又有败报到来,马总兵至三岔口,被满洲兵乘高奋击,大败而回。金事潘宗颜阵歿了。镐越加惶惧,连坐立都是不安,暗想两路败亡,余两路亦靠他不住,不如令他回军为是。遂即发檄止刘李两军。哪知李如柏最是无用,甫抵虎栏关,闻山上有吹角声。疑是满洲兵杀来,不待檄到,已先逃归。独有大刀刘綎,深入三百里,连破三寨,直趋栋鄂路,被满洲世子代善,改作汉装,混充杜松军士,捣乱綎军。綎不知杜军已覆,遂中他诡计,一时措手不及,竟死敌手。叶赫兵伤亡大半,朝鲜兵多降满洲,马林奔还开原,又由满洲兵杀到,出城战歿,弄得杨镐走投无路,只好没命地跑回山海关。小子有诗叹道:

不才何事令专征 ,二十万军一旦倾。
从此辽东无静日 ,庸臣误国罪非轻。

杨镐到此 ,势不能诡报胜仗 ,只好实陈败状。毕竟明廷如何下旨 ,且至下回再详。

张差一案 ,是否由郑贵妃暗遣 ,明史上未曾证实 ,例难臆断。惟郑贵妃之觊图夺嫡 ,确有此情。内监庞刘等 ,遂隐承意旨 ,欲假张差之一击 ,以快私意 ,以徼大功 ,然则谓非衅自贵妃 ,不可得也。神宗始终惑于女蛊 ,故疑案叠出 ,不愿深究 ,阳博宽大之名 ,阴济帷房之宠 ,彼王之藐、何士晋、陆大受辈 ,得毋太好事实乎 ? 然内变尚可曲全 ,外患不堪大误 ,杨镐以伪报获谴 ,乃犹听方从哲之奏请 ,无端起用 ,欲以敌锐气 ,方张之满洲太祖 ,几何而不覆没耶 ? 明清兴亡 ,关此一举 ,作者虽已有《清史演义》 ,格外详叙 ,而此处亦不肯略过 ,书法谨严 ,于此可见矣。

第八十一回 摇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

摇摇却说杨镐覆军塞外，败报上闻，盈廷震惧。言官交章劾镐，当下颁诏逮问，另任兵部侍郎熊廷弼，经略辽东，也赐他尚方宝剑，令便宜行事。廷弼奉命即行，甫出山海关，闻铁岭又失，沈阳吃紧，兵民纷纷逃窜，亟兼程东进。途次遇着难民，好言抚慰，令他随回辽阳。有逃将刘遇节等三人，缚住正法，诛贪将陈伦，劾罢总兵李如桢，督军士造战车，治火器，浚濠缮城，严行守御。又请集兵十八万，分屯要塞，无懈可击。满洲太祖努尔哈赤，探得边备甚严，料难攻入，遂改图叶赫。叶赫兵尽援绝，眼见得被他灭亡了。

神宗仍日居深宫，就是边警日至，亦未见临朝。大学士方从哲，及吏部尚书赵焕等，先后请神宗御殿，召见群臣，面商战守方略。怎奈九重深远，竟若无闻，任他苦口晓音，只是闭户不出。未几，王皇后崩逝，尊谥孝端，又未几，神宗得疾，半月不食，外廷虽稍有消息，未得确音。给事中杨涟，及御史左光斗等，走谒方从哲，问及皇上安否？从哲道：“皇上讳疾，即诘问内侍，亦不敢实言。”杨涟道：“从前宋朝文潞公，问仁宗疾，内侍不肯言，潞公谓天子起居，应令宰臣与闻，汝等从中隐秘，得毋有他志么？”内侍方说出实情。今公为首辅，理应一日三问，且当入宿阁中，防有他变。”从哲踌躇半晌，方道：“恐没有这条故例，奈何？”涟又道：“潞公事明见史传，况今日何日，还要讲究故例么？”从哲方才应诺。越二日，从哲方带领群臣，入宫问疾，只见皇太子蹀躞宫前，不敢入内。杨涟、左光斗，时亦随着，瞧这情形，急遣人语东宫伴读王安道：“闻皇上疾亟，

不召太子，恐非上意。太子当力请入侍，尝药视膳，奈何到了今日，尚蹀躞宫外？”王安转语太子，太子再四点头，照词入请，才得入内。惟群臣待至日暮，终究不得进谒。

又过了好几日，神宗自知不起，乃力疾御弘德殿，召见英国公张维贤，大学土方从哲，尚书周嘉谟、李汝华、黄嘉善、张问达、黄克缵，侍郎孙如游等，入受顾命。大旨勸诸臣尽职，勉辅嗣君，寥寥数语，便即命诸臣退朝。又越二日而崩，遗诏发帑金百万，充作边赏，罢一切矿税，及监税中官，起用建言得罪诸臣。太子常洛承统嗣位，是谓光宗，以明年为泰昌元年。上先帝庙号为神宗。总计神宗在位四十八年，寿五十八岁，比世宗享国，尚多三年。明朝十六主中，算是神宗国祚最长，但牵制宫帷，晏处宫禁，贤奸杂用，内外变起，史家谓为亡国祸胎，也并非深文刻论呢。

话休叙烦，且说光宗登位以后，因阁臣中只一方从哲，不得不简员补入。从哲籍隶乌程，同里好友沈𩚑，曾为南京礼部侍郎，给事中亓诗教等，趋奉从哲，特上疏推荐，并及吏部侍郎史继阶。光宗遂擢沈史两人为礼部尚书，入兼阁务。𩚑初官翰林，尝授内侍书。刘朝、魏进忠，皆𩚑弟子，𩚑既入阁，密结二人为内援。后来进忠得势，闹出绝大祸祟，好一座明室江山，便被那八千女鬼，收拾净尽，这且到后再述。先叙那光宗时事。从前郑贵妃侍神宗疾，留居乾清宫，及光宗嗣位，尚未移居，且恐光宗追念前嫌，或将报复，因此朝夕筹划，想了一条无上的计策，买动嗣主欢心。看官道是何计？她从侍女内挑选美人八名，个个明目善睐，纤巧动人，又特地制就轻罗彩绣的衣服，令他穿着，薰香敷粉，送与光宗受用。另外配上明珠宝玉，光怪陆离，真个是价逾连城，珍同和璧。光宗虽逾壮年，

好色好货的心思,尚是未减,见了这八名美姬,及许多珍珠宝贝,喜得心痒难搔,老老实实地拜受盛赐。当下将珠玉藏好,令八姬轮流侍寝,快活异常,还记得什么旧隙。八姬以外,另有两个李选侍,素来亲爱,也仍要随时周旋。一选侍居东,号为东李,一选侍居西,号为西李。西李色艺无双,比东李还要专宠。郑贵妃联络西李,日与她往来谈心,不到数月,居然胶漆相投,融成一片,所有积愆,无不尽吐。贵妃想做皇太后,选侍想做皇后,两人商议妥当,便由选侍出头,向光宗乞求两事。光宗因故妃郭氏,病歿有年,也有心册立选侍,只对着郑贵妃一面,颇觉为难。怎奈选侍再三乞请,也只好含糊答应。一日挨一日,仍未得册立的谕旨,郑贵妃未免着急,又去托选侍催请。可巧光宗生起病来,一时不便进言,只好待病痊以后,再行开口。偏偏光宗的病,有增无减,急得两人非常焦躁,不得已借问疾为名,偕入寝宫,略谈了几句套话,便问及册立日期。此时光宗头昏目晕,无力应酬,禁不起两人絮聒,索性满口应承,约定即日宣诏,命礼部具仪。可恨贵妃老奸巨猾,偏要光宗亲自临朝,面谕群臣,光宗无可奈何,勉强起床,叫内侍扶掖出殿,召见大学土方从哲,命尊郑贵妃为皇太后,且说是先帝遗命,应速令礼部具仪,不得少缓。言已,即呼内侍扶掖还宫。从哲本是个糊涂虫,不管什么可否,便将旨意传饬礼部。侍郎孙如游奋然道:“先帝在日,并未册郑贵妃为后,且今上又非贵妃所出,此事如何行得?”遂上疏力谏道:

自古以配而后者,乃敌体之经,以妃而后者,则从子之义。故累朝非无抱衾之爱,终引割席之嫌者,以例所不载也。皇贵妃事先帝有年,不闻倡议于生

前,而顾遗诏于逝后,岂先帝弥留之际,遂不及致详耶?且王贵妃诞育陛下,岂非先帝所留意者?乃恩典尚尔有待,而欲令不属毛离里者,得母其子,恐九原亦不无怨恫也。郑贵妃贤而习礼,处以非分,必非其心之所乐,书之史册,传之后裔,将为盛代典礼之累,且昭先帝之失言,非所为孝也。中庸称达孝为善继善述,义可行,则以遵命为孝,义不可行,则以遵礼为孝,臣不敢奉命!

此疏一上,光宗约略览过,便遣内监赍示郑贵妃。郑贵妃怎肯罢休,还想请光宗重行宣诏,无如光宗病势日重,势难急办,乃令内医崔文升,入诊帝疾。文升本不是个国医手,无非粗读过几本方书,便自命为知医,诊过帝脉,说是邪热内蕴,应下通利药品,遂将大黄、石膏等类,开入方剂,撮与帝饮;服了下去,顿时腹痛肠鸣,泻泄不止,一日一夜,下痢至四十三次,接连数日,害得光宗气息奄奄,支离病榻。原来光宗肆意宣淫,日服春药,渐渐的阳涸阴亏,哪禁得杀伐峻剂,再行下去!一泄如注,委顿不堪,都下人士,啧啧有烦言,都说郑贵妃授意文升,致帝重疾。外家王、郭二戚,且遍谒朝臣,泣诉宫禁危急,郑李交崇等情。于是杨涟、左光斗,与吏部尚书周嘉谟,往见郑贵妃兄子养性,责以大义,要他劝贵妃移宫,并请收还贵妃封后成命。养性不得不从,便入宫禀闻。郑贵妃恐惹大祸,勉强移居慈宁宫,就是册尊贵妃的前旨,亦下诏撤销。寻命礼部侍郎何宗彦、刘一燝、韩爌,及南京礼部尚书朱国祚,并为礼部尚书,兼东阁大学士,入参机务。又遣使召用叶向高,韩、刘在京,先行入直,给事中杨涟,见阁臣旋进旋退,毫无建白,独抗

疏劾崔文升道：

贼臣崔文升，不知医理，岂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，妄为尝试？如其知医，则医家于有余者泄之，不足者补之，皇上哀毁之余，一日万几，于法正宜清补，文升反投相伐之剂。然则流言藉藉，所谓兴居之无节，侍御之蛊惑，必文升藉口以盖其误药之奸，冀掩外廷攻击也。如文升者，既益圣躬之疾，又损圣明之名，文升之肉，其足食乎？臣闻文升调护府第有年，不闻用药谬误，皇上一用文升，倒置若此，有心之误耶？无心之误耶？有心则齏粉不足偿，无心则一误岂可再误？皇上奈何置贼臣于肘腋间哉？应请飭下法司严行审问，量罪惩处，以儆贼臣，则宫廷幸甚！宗社幸甚！

这疏上后，过了一天，光宗传锦衣官宣召杨涟，并召阁臣方从哲、刘一燝、韩爌及英国公张维贤，并六部尚书等入宫，众臣都为杨涟担忧，总道他抗疏得罪，将加面斥。独杨涟毫不畏惧，坦然入谒，随班叩见。光宗注目视涟，也没有甚么吩咐。迟了半晌，乃宣谕群臣道：“国家事机丛杂，暂劳卿等尽心，朕当加意调理，俟有起色，便可视朝。”群臣稟慰数语，奉旨退出。越日又复召见，各大臣鱼贯进去，但见光宗亲御暖阁，凭几斜坐，皇长子由校侍立座侧，当下循例叩安，由光宗面谕道：“朕迭见卿等，心中甚慰。”说毕微喘。从哲叩首道：“圣躬不豫，还须慎服医药。”光宗道：“朕不服药，已十多日，现有一事命卿，选侍李氏，侍朕有年，皇长子生母薨逝，也赖选侍抚养，

勤劳得很，拟加封为皇贵妃。”言甫毕，忽屏后有环珮声，铿锵入耳，各大臣向内窃窥，只见屏帟半启，微露红颜，娇声呼皇长子入内，隐约数语，复推他使出。光宗似已觉着，侧首回顾，巧与皇长子打个照面。皇长子即启奏道：“选侍娘娘乞封皇后，恳父皇传旨。”光宗默然不答。各大臣相率惊诧，当由从哲奏请道：“殿下年渐长成，应请立为太子，移居别宫。”光宗道：“他起居服食，尚靠别人调护，别处如何去得？卿等且退！缓一两天，再当召见。”大众叩首趋出。

鸿胪寺丞李可灼，谓有仙方可治帝疾，居然上疏奏陈。光宗乃再宣召众大臣，入问道：“鸿胪寺官说有仙方，目今何在？”从哲叩首道：“李可灼的奏请，恐难尽信。”光宗痰喘吁吁道：“且、且去叫他进来！”左右即奉命出召，少顷，可灼已到，谒见礼毕，便命他上前诊脉。可灼口才颇佳，具言致病原由，及疗治合药诸法。光宗心喜，便令出去和药。一面复语群臣，提及册立李选侍，并云李选侍数生不育，只有一女，情实可怜。从哲等齐声奏称，当早日具仪，上慰圣怀。光宗复命皇长子出见，顾谕群臣道：“卿等他日辅导朕儿，须使为尧舜，朕亦瞑目。”从哲等方欲有言，但听光宗又谕道：“寿宫尚无头绪，奈何？”从哲道：“先帝陵寝，已经齐备，乞免圣虑！”光宗用手自指道：“便是朕的寿宫。”从哲等复齐声道：“圣寿无疆，何遽言此！”光宗歔歔道：“朕已自知病重了。但望可灼的仙药，果有效验，或可延年。”语至此，已气喘得了不得，用手一挥，饬诸臣退去。

诸臣甫出宫门，见可灼踉跄趋入，便一同问讯道：“御药已办好么？”可灼出掌相示，乃是一粒巴豆大的红丸。大众也不遑细问，让可灼进去。一群儿在宫门外小憩，听候服药消